

孙逊著

慰安妇

血泪

【下册】

纪念抗战胜利
70周年



百人斬り超記録

南井106-105野田

兩少尉さらに延長戦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逊著

慰安妇

血泪

〔下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二十五

冈村一夜都未上床就寝,呆坐在指挥室里,心里泛着五味。有羞愧自惭,有怅然若失,有惶恐不安,有反省悔恨……到下半夜,他不知不觉趴在桌上睡着了。

忽然,他发现满脸浑身是血污的淞浦摇摇晃晃站在他面前。他瞠目结舌,惊恐得喊不出声。他从来不相信有鬼,难道真有其说?他自知罪在自己,由于麻痹轻敌,地理不明,硬是把他推进了陷阱。可惜,他真正的致命弱点还没有思考得到。

中川清健也喊了一声“报告”,推门进来了。刚才淞浦的“报告”声他根本没有听到。

冈村醒悟过来,他看看窗外,天已黎明。他叫来值班参谋,看着八天未见更加瘦矮的淞浦,涩声说:“淞浦君,什么也别说了。你先去洗澡,理发换衣,吃饭睡觉,然后再来我这里。”

淞浦颤抖的双手把破烂的军旗交给司令官。冈村对军旗行了军礼,用双手郑重接过来。

参谋把淞浦领走了。

在冈村示意下,中川清健绘声绘色报告了他部如何摸入重围把濒临绝境的师团长等人寻找到,然后又杀出一条血路保护师团长冲出了重围。

冈村听了,面呈感激之情。他不由对中川说道:“中川君,你为天皇立了一大功。我代表十一军,向你表示谢意。”

“时也运也”,古人的说法虽然欠妥,但在现实生活中有时确实如此。出力的

未必讨到好，讨到好的不一定出了力。

下午淞浦来军部报告详细经过时，体力和精神都有一些恢复。冈村听到最后，问：“淞浦君，随同你一起突围出来的将士共有多少人？”

淞浦回答：“报告司令官，连伤员在内，共有三千六百五十一人。”他在实数后面加了个“一”字。

冈村沉思了好一会儿，对部下说：“就照这个数字，你明天上午把‘报告’送到军部来，我等着要马上送南京。”

我们经常在牌桌上也遇到这种情况。牌局结束了，输与赢的钱数统计得总有出入。输家都喊输了多少多少，赢家均说就这几文。战场上最后统计输赢时，正好与牌桌上相反。难怪交战的双方常常把伤亡人数说得不相投。

立了大功的中川大佐又回到他的特殊岗位上，有几位熟悉头人赶来恭贺他了。他很得意，把传奇历险讲得有声有色，意在让友人与他共享这次冒险的乐趣。听完他的故事以后，有几人顺便向他请示道：“中川君，有不少慰安妇，特别是我们的同胞，闹着要到市面上去逛逛，买买东西，你看怎么办？”

他的心情很好，笑笑说：“你们等一会儿。”

中川要通了军部的电话，把头人的请示向冈村做了请示。中川听了一会儿，丢下电话说：“司令官说，除了支那人，都可以自由上街。不过，一定要身着军装，口径要统一，是军队中的服务人员。”

第二天，九江市民发现街市上突然出现了许多女鬼子。这些人的脸面也许因为打仗太苦或者营养不良，都是面黄肌瘦，好像患着严重贫血症。

石桥所里闹得不可开交，那些有资格跨出牢门的女人们围着石桥要工资。石桥还是想用老办法先应付她们。

洋子把丈夫喊到里间房内，悄悄对他说：“你这办法这次行不通了。大院里，其他所都跟服务人员结清了。你若硬捂着，事情闹到中川耳朵里，恐怕就不好办了。”

“怕什么！我同他的关系又不是一天两天的。”

“话虽如此， he 现在是冈村面前的大红人了。”洋子提醒丈夫说，“为了自己的前程，万一跟你来个‘熟人生做’，看你怎么办！”

石桥想了想，说：“各人的账我还没有结好。”

忽然，樱子带着木子等人闯了进来。樱子气势汹汹地说：“石桥君，你跟我们总



是借呀借的，你究竟安的什么心？”

石桥赔笑道：“跟你姑奶奶怎敢耍鬼心眼？账真的还没有结出来。”

门外的姬顺玉急得泪水潸然，昨天有个阿兵哥告诉她，从九江到国内的邮路早就通了。她找石桥要工资，钱未要到一分，却被他骂了一顿。现在她见樱子她们去跟石桥交涉了，她又不肯参加进去，但又急等着钱寄回去养活老老小小。

其余韩籍和菲律宾的女人气愤得只是在门外怒骂，不敢进去理论。

严冬梅她们冷冷地站在一边观望，尤其是黄秋菊的想法更是与众不同。她羞于把这钱说成“工资”或“薪水”，依她的“迂腐”想法，既说领的是“工资”，也就无庸讳言自己承认“卖身”了。她宁可不要这“工资”，也不认可这种“皮肉”营生。

严冬梅的想法与她不同。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反正已成事实了。既然付出了耻辱和血泪，就应该得到补偿。她并不想靠这“补偿”维系她下半辈子的衣食住行，她只想用屈辱换来的代价还清石桥的那笔阎王债——一千四百日元。她身上还珍藏着有石桥签字的“保证书”，第三条写着还清债务就还她们自由。白纸黑字，官司打到天边，他石桥也是赖不了的。

严冬梅把自己的想法同姐妹们一说，个个拥护。黄秋菊也转变了思想，积极主张去同石桥算总账。

如此一来，石桥房里又增加了一批讨债生力军。石桥夫妇有点畏惧冬梅她们，说她们既刁又泼，既凶又鬼，支那女人最难缠。夫妇俩对冬梅、秋菊笑笑，连连让座。

严冬梅正色说：“我们就站着说。从三月底到现在，已经过去七个月了。是有账算不清，还是根本没有账？你们不要再遮遮掩掩了。只要跟姐妹们说明白了，大家会愿意为你们白干的！”

华兰姐吼道：“这是我们的卖身钱！你们想独吞？太狼心狗肺了！”冬梅的话，她听反了。

石桥耐着性子，干笑着。他不想把矛盾激化，因为这院里不是他一个所。

宗小花贴在秋菊耳边小声说了两句什么。洋子连连打着躬，笑着赔不是：“请姐妹们多多关照，明天就叫他把账结出，同姐妹们结结清爽。”

黄秋菊挤上前喝问石桥：“明天，你能保证？”

石桥笑道：“尽力争取，尽力而为。”

黄秋菊声色俱厉地说：“明早你不给姐妹们兑现，我们就一起去跟中川要去，或者姐妹们就不再进房上铺了。”说完，拉拉其他人：“大家先回去。我们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

众女都离开了的石桥房间。

石桥皱眉道：“姓黄的这泼妇，现在怎么变得这样厉害？”

洋子道：“还不全是你造成的？我催了你几次，你都不听。只有你知道钱好，别人都是傻子？！”

石桥知道这次难过关了。他们把枝子请来，三个人焚膏继晷，直至雄鸡高唱，才把一本“混账”糊里糊涂整理出来。

这天正巧部队不放假，石桥所的慰安妇们正好先结账后领钱再去逛逛商店了。

石桥先将发放的规定标准用表格形式写在一张大纸上，将表粘贴在他的门外墙上。然后依据这个标准，再根据各人逐月所做的“工作量”，累算出几个月应得的薪金，再减去先付的安家费和后来陆续借的生活费，最后若有多余的，就是这人今天该得到的兑现。

我们先看《工薪结算规定、标准》：^①

项 目	日 籍	外 籍
每班定额(人)	10	10
士兵标准(每人次)	2 元	2 元
军官标准(每人次)	5 元	/
纳花税(营业税)%	20	20
所方扣除%	30	35
个人所得%	50	50
纳花捐(所得税)%	50	50
扣除内容	详见表下所附	

表下附注所方扣除项目有：伙食费、衣巾费、化妆费、车船费、体检费、卫生费、医疗费、杂役费、调教费……

^①表中所列军方收取花税花捐之比率，是战后从远东军事法庭揭发出的材料所得。



石桥所刚开张时,定员是二十九人。后来死去一个韩女和山东嫂,编制在册的减为二十七人。编外又加了宗小花和枝子以及时而参加突击的两个老妇和洋子,确实这三十二人的分户账一一算起来是令人感到枯燥、厌烦、头痛。

我们只好把人群分成三类,为其算算总账,也可看出其中的奥秘和“事理”。

日籍慰安妇,以幸子为标准,从她的一百四十个工作日(含洗血衣和绷带)应得的收入中减去安家费一千元,扣除借款一百元,尚余一千元不到。樱子当然比她多得多,和子却比幸子少得二百多元。

外籍中的韩妇和菲律宾女人,她们之间相对而言,姬顺玉偏高,其余均保持平均水准。姬顺玉在本群中是佼佼者,但若与日籍中所得最低的和子相比,她就甘拜下风了。这种差距不得不承认。民族既分优劣,当然她们的“皮肉”也就有贵贱之分了。这是很自然的。

第三大群就是华妇了。照账面算来,除了夏小荷、小无锡等人偏低而外,其余都同一般韩女的收入保持平衡。但是,今天每人非但拿不到一个子儿,相反还倒欠石桥一千二百一十一日元。石桥指着账簿说:“这是按账精确计算的。如果错了一分钱,你们可以先撕我的账,再去向中川告状;中川若包庇我,还可告到宪兵队长栗原面前。”

言之凿凿,铁证如山。华妇们都惊呆了。

华妇中今天兑了点儿现的,只有两个老妇和宗小花。她们又是按什么标准计算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老妇们看着手中钱,并没有欢天喜地,反而流下了辛酸泪水。宗小花将自己的所得交给妈妈一并保存了。

严冬梅等人的精神被突然袭来的凛冽寒风吹垮了,她们从头冷到脚。她们本想把账算算,无论能得多少,先把那笔不知何方鬼魅捞去的一千四百元“身价”钱还掉一些,日后再苦苦,再还还,最后总会还清阎王债、获得人身自由的。不闹结账倒也罢了,那样还存有幻想式的希望,人生还有奋斗目标。现在一算账,心寒了,连原本就不存在的希望也被无情地击碎了。她们身处九江监狱里,就好像被判了无期徒刑。今生今世要想获得自由,重见光明,只有坐穿牢底,或者成为瘐死之魂。

不知是因为她们过于善良,想得幼稚,还是因为石桥太阴险狠毒,早就设下阴谋陷阱了?我们可能还记得,当石桥所五月底撤离滁州外围小镇时,石桥就把那份所谓保证书撕个粉碎掷入熊熊烈火中了。当时他心里如果没有底,决不会鲁莽行

事的。

午饭时,和子发现华妇们都没有来打饭。她放心不下,吃过饭后,拉着幸子、枝子一同走进华妇们的房间,意在劝慰劝慰。

宗小花虽然内心愤怒、着急,但是她也回天乏术,场面上更不好说什么。她只吃了一口饭,也早早回到室内来了。她尽管很关心她们,但只有旁听权利。

严冬梅她们想来想去想不明白:我们白天黑夜苦熬了一阵,怎么还倒欠他的钱?她见枝子也进来了,问道:“枝子小姐,你也参加结账的,麻烦你说给我们听听,也好让我们死得瞑目啊。”

枝子也暗暗为她们鸣不平,知道她们都是支那的良家少妇少女,不该受此荼毒。她听到冬梅的要求,苦苦一笑说:“账是算得不错,你们亏就亏在那一千四百元的‘身价’钱上。你们都中了石桥的埋伏。”

“中什么埋伏?!”几个华妇同时问道。

枝子道:“我也看了有你们手印的字据,上面写着月息百分之十,乍看起来没有什么,可利滚利起来,就像滚雪球一样,那就大得吓人了。”

她见有些人还不明白,还不相信,她想:只好再说具体些吧。她又说:

“此债是三月三号的日期。到当月三十一号未还清,就该付息一百四十元。四月一号你就欠一千五百四十元,又未清还。到五月一号就变成一千六百九十四元……如此滚下去……现在已是十月中旬,滚到十一月一日三千零一日元。减去你们的平均实得一千八百九十元,加上借款一百元,你们就倒欠石桥一千二百一十一元了。”

“他妈的,儿子比老子大了。就是说,要老娘为他卖一世身了!”华兰姐第一个叫骂起来。

严冬梅的脸气得变了样,看看几个流泪的姑娘,不知说什么才好。

秋菊忽然问道:“你们大和人千万别多心。你们未来时先付的一千元安家费怎不生利的?”

枝子道:“这笔钱是由军部先垫上的,军部不收息。你们那债是由石桥个人先垫出交给军部的。他怎会不收利息呢?”两款性质,截然不同。

秋菊道:“难怪石桥这个魔鬼要拖延结账的。他想让我们华人雨天拖稻草越拖越重,最后积重难返了,正中他的阴险用心。”枝子叹了口气,微微点了点头。

在一边旁听的宗小花,心中暗暗为石桥和日本军部算了算收入。石桥在这段时间里,盘剥榨取了约有八万元,这是有账可查的。还有根本无账的,如“突击加班”“黑人户口”、军官收五元,漏税偷捐的。这个魔鬼聚敛无厌,敲骨吸髓,大发了战争的横财!

日军“三宅坂”的大人先生们不需动手动脚,就这一个慰安所就收敛了十一万元的花捐税。这在当时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他们横征暴敛残民肥军,为罪恶的侵略战争肆无忌惮地搜刮聚敛资金,旨在把害民丧财的“圣战”无限扩大,进行到独霸东半球为止。

宗小花不由冷笑起来。她又想道: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或政党如果想靠榨取这种浸透血泪的钱财来补贴支持战争,那是白日做梦。“三宅坂”那些脑满肠肥的“大人物”真是愚不可及!

洋子笑吟吟地走进来,见大伙板着脸,就对她的三个同胞搭讪道:“你们也来玩了?”

枝子连忙站起,笑道:“石桥太太也来啦!你请坐吧。”她让出了铺位。

洋子坐下笑道:“姐妹们,你们若要用钱,我可以先借些给你们。”

严冬梅厉声道:“你还来落井下石!这种驴打滚的印子钱,我们就是穷死,也再不能借了。”

华兰妞骂道:“你们讹诈这些昧心钱去,是想买生人脑治病,还是想为全家买棺材?”

洋子此行的目的是想笼络感情,免得日后工作起来有点儿棘手。谁知她们不领这份情!她对华女苦苦一笑说:“你们不能全责备我们,我们也有难处呀。当时石桥在上海办手续领你们姐妹时,腰里哪有这么多钱?是同‘三菱’分行贷的款子,限期一年,也是要付利息的。”

洋子无意中说漏了他们夫妇干的是无本取利的营生,同时也说出了这些身陷火坑的可怜女人是块“唐僧肉”,砍砍剁剁熬成汁,处处都要分得一杯羹!

洋子只有自找台阶了,站起身笑笑,说:“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先走了。你们以后如果急等用钱,就来找我。”说完就出去了。

和子她们三人也不敢多待了,尾随洋子走出了房间。

手中拿着信封信纸的姬顺玉见枝子走出来,急急上前恳求道:“枝子小姐,求你



帮我写封信,再写只‘保价’信封。”

枝子虽然识字不多,白字不少,但还是帮助了目不识丁的姬顺玉。信封上的地址万万不能错,枝子按照顺玉收藏的字条一笔一画照原样描上。信纸上虽然写的日文,但那时韩国和台湾一样,日文的使用已广为普及了。尤其是二十八岁以下的青少年们,对自己民族的文字反而倥侗无知,僧尼不识如来了。

穿着军装的姬顺玉双手抱着沉甸甸的“保价”信封,非常小心谨慎,好像抱着全家老小五个人的生命,唯恐失手跌坏他们。她一边赶着路,一边想着来时的情景……

姬家门家徒四壁,两位龙钟老人骨瘦如柴,病恹恹地分倚在一张床的两头。

戴着白孝的姬顺玉,身边围着三个戴着孝的儿女。母子们互相给对方擦着永远流不完的泪水……

姬顺玉丢下小儿,捧起供奉桌上标有日文的骨灰盒,恸哭不已……

小儿把放在母亲身边的包袱藏起来。

女儿哭着说:“妈妈,爸爸是战死在支那的,你不能再去那儿做工了。我们要死就死在一块吧。”

姬顺玉痛心地点头哭着对女儿说:“记着,明天再给爷爷奶奶买点儿药,其余钱留着买米用。我到支那一赚到钱,就立即寄回来的。”

捧着“保价信”的姬顺玉擦擦泪水,问了几个人,才找到一家邮局。

五百元送出手,她拿着“收执”,问柜台内那个收钱的女人:“请问,这信几天能寄到?”

不知因为她汉语说得太蹩脚,还是这身老虎皮不受欢迎,那位女工作人员瞥了她一眼,冷冷地说:“不知道。”

她尽管不知道家里现在情况怎么样,这钱几时才能收到,还是觉得身上轻松了许多。她把“收执”夹入写有家乡地址的那张纸里,对折起来,仔细放入内衣里,以备后用。

洋子她们四人离开后,华兰姐把华宝抱出来喂奶。严冬梅见没有外人了,又同兰姐商量起夏小荷妊娠难题来。

冬梅看着羸弱的华宝，心里真不好受。几个月来，大家为了这条小生命担惊受怕。他是途中捡来的，倒还好瞒。小荷就不同了，月份拖得越多，肚子越大，这是无论如何瞒不过的。阴险狠毒的石桥决不会让她生出这个“龟儿子”的；他的娱乐所岂不成了育婴堂？不论从哪个方面考虑，她这个野种都应该摘去。先是苦于找不到打胎药，后来到了监狱以后，秋菊同强妈妈捣鼓了两日，不知从哪儿弄来了几棵打胎草。她原先同意打胎的，不知怎么又变卦了，要留着生了。

她和秋菊、兰妞想尽了办法，苦口婆心说了多次。岂知脆弱的姑娘脾气就是执拗。华兰妞甚至想用武力强迫，冬梅没有同意，她怕逼出人命来。

现在，黄秋菊又把小荷喊来了。她下意识地以手护着腹部，胆怯地站着，好像她们三人手里都拿着雪亮的手术刀。

严冬梅看着她可怜害怕的样子，本想再严厉说说她的，心一软，想说的话不翼而飞了。

华兰妞见到小荷的样子，不由又气又急，指着她大怒道：“看你这鸟样子，把野种当祖宗捧着！我问你，孩子他爸是谁？他该姓什么？孩子懂事了，跟你要爸你怎么说？他长大了，听了风言风语，回来问你，你又怎么回答？你说呀，先说给我们听听！”

樱子从街上回来，正走到华妇住的门外，听到里面有人大喊大叫，脚下不由得慢了下来。

华兰妞气还未出尽，她大声说：“你还年轻，不懂人世间的险恶。这龟儿子长大以后，你又让他如何立身处世？谁会把当人看？你爱他反而害了他。与其将来长痛，不如现在短痛，赶快打了好。”

姬顺玉也从街上回来了。樱子见她上了楼梯，就继续向前走了。

室内的夏小荷只是一个劲儿地伤心落泪，打与不打，始终不开口。

三人互相望望，都感到计穷力竭了。

几天以后，麻生医生忽然来收集尿液，说是为了检查妇女病。华妇里，只有两人能判断出检尿的真相。

两天后，中川看看送来的检查报告，自言自语说：“简直是谎报军情。”

就这样在夏小荷的田地里无意飞落的这粒舶来种子，阴差阳错又留了下来，慢慢萌发生长了。

再说此时长江以北的战况。彦王的第二军,在陆相板垣的激励下,十月十二日已攻下平汉线上的重镇信阳。防守信阳的胡宗南十七军团退向西北南阳,武汉北门大开。第二军的下个目标是武胜关。若得此关隘,就能坐上战车,从铁路直捣汉口。

坐镇江南九江的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虽然刚刚受到薛岳的痛打而全身伤痕累累,也顾不得医治创伤,立刻飞到江北广济,亲率着第六师团和波田支队攻下了江边重镇田家镇。接着,牛岛支队也攻陷了黄陂。

这时,第五战区的孙连仲兵团、李品仙兵团,约有二十五万人,正防守在平汉线和大别山之间。如果日寇的第二军和十一军联上手,两兵团就成了包饺子的肉馅。

十月二十一日,南方又传来令人震惊的噩耗。日寇以三个师团和一个航空兵团外加海军第五舰队,在广州大亚湾登陆。防守广州的余汉谋被日军击败,广州沦陷。

广州是通向海外接受华侨和国际援助的军用码头。“码头”一丢失,粤汉铁路也随之被掐断。武汉失去水陆两条活路,成为战略上的死地,非但守不住,即使付出极大牺牲守住了,也是死城一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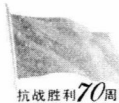
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一边报告军委会,一边下令孙、李两兵团火速撤出防地。十月二十六日,几十万大军终于越过平汉线,逃出了日寇设想的包围圈,向鄂西北撤去。

当机立断的李宗仁将军再次从死神手里夺得几十万生灵的性命,为日后持久战保存了很大部分生力军。将军两次避免几十万生灵涂炭,积德积功不可没。

当中国陆军与日寇进行殊死战斗之时,中国年轻羸弱的海军也以长江为战场,同日寇强大海军展开了生死存亡的血战。

十月中旬,在武汉以东江面上,以“中山”号为首的八艘战舰,与日本海军的第三舰队做了最后的拼搏。

日本海军在三十年代初的迅猛发展,就令英美海军强国感到震慑。他们在一九二二年想用“华盛顿裁军条约”这副轭头控制这匹烈性野马。到一九三六年,“野马”公然退出了“华盛顿条约”,把海军力量急剧而无限地发展起来。到抗战爆发时,日本海军的总吨位已急剧膨胀到一百一十余万吨,而此时中国海军吨位不



足六万吨,不论能力只谈数量,双方竟相差二十倍!但中国海军并没有气馁自卑,在胶州湾,曾同现代化的日本海军做了殊死较量,在江阴江面上,写下了中国海军史上最壮烈、最辉煌的一页。如在“九二二”“九二三”的两天大战中,击毁敌舰八艘,击落敌机二十多架。指挥这次海战的陈季良将军说:“陆军弟兄能马革裹尸,我们海军为什么不敢葬身鱼腹!”海军亏就亏在没有飞机,并非战术和士气不如敌人。海军配备了自己的空军,犹如猛虎添翼;没有翅膀的海军,就像一只羸弱的羔羊。所以,我海军在江阴战场英勇杀敌时伤亡惨重。有许多身受重创的舰艇,宁可用自杀炸沉自己,让舰体横梗江底阻止敌舰前进,也不愿投降偷生!在江阴基地观战的德国人杜莱尔感慨地说道:“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亲眼所见的最激烈的海空战斗。”江阴海战后,日本海军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海军尽其全力,对日本海军空军英勇作战,使日本海军溯江之战很不如意。

九月三十日,海军部特颁蒋介石的奖勉:“此次暴日肆意侵略,犯我领土,各地遍受荼毒。我海军将士同仇敌忾,该部部长及次长督率官兵,不惜牺牲一切为国奋斗。此来苦心焦思,筹划江防,拱卫京城,关系甚钜。并且愿拆除舰炮,巩固江岸防务。此种破釜沉舟之决心,殊为可贵。近来江阴附近敌机肆行轰炸,致伤亡我海军将士多名,尤所軫念。仰该部长转饬所属知照,并对所有受伤将士代致慰问。中正。九月二十九日。”

到十月中旬,中国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上将为了延缓日军攻占武汉的时间,好让战时首都的二百万军民赢得时间向川鄂边界退却,将仅存的八艘舰艇推上了拼杀战场。

到十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时许,“中山”“永绩”“江元”“史可法一〇二”等军舰快艇相继受到重创。从艇长到普通士兵,都清楚肩上的重担,每多拖一分钟,武汉就能多撤出一批军民和物资。他们既不抱生还希望,也不甘心立即葬身江底。他们既要对付天上的飞机,又要抗击水上的敌舰。“中山”舰舰长萨师俊站在指挥台上沉着指挥着,他想:我们要有几架战机就好了。可惜中国的战斗机、轰炸机一架也没有,驾驶员都改行去开军用卡车了。

中国战舰与日寇周旋到下午三时许,只剩了“中山”和“永绩”号了。六架敌机第十三次向“中山”舰扑来。敌机采用连环战术,冲向舰体,扫射投弹。“中山”号虽做了顽强抗击,但终因寡不敌众,顾到天空就顾不到江面,舰尾和左舷都相继中



弹,锅炉舱又被炸毁,混浊的江水急剧猛烈地涌进舱内。几分钟后,舱内水深至胸,机器停转,舰体渐渐向左舷倾斜。

“永绩”被鱼雷击毁为两截,正在下沉。在最后时刻,他们没有忘记向“中山”打出旗语:弟兄们,永别了!

身受重伤的萨师俊舰长顽强地抓住铁栅,向“永绩”号行着军礼……直至“永绩”全无。

萨舰长转身看看甲板上站着的全舰所有战士和工作人员,有人还扶着伤员。萨舰长做了一个命令大家跳水的手势,可是人人都想与战舰共存亡。舰体倾斜的幅度更大了,许多站立不住的战士被掀落到江里。他们不愿离开,就像儿女不愿离开母亲的遗体一样,又竭尽全力浮游到舰体的身边。有几个老兵,双手攀缘着舵杆,仰首痛哭流涕,嘶声呼喊……萨舰长看着他们,流泪了。

舰体突然一个大震动,舰尾急剧下沉,“中山”仰起了高昂的头,似乎在呐喊,似乎在控诉,似乎在向多灾多难的祖国作永别……眨眼之间,她带着萨师俊舰长离去了。水面立时出现一个巨大的可怕漩涡,漩涡慢慢地缩小,变浅,缩小……几分钟后,怒激悲愤的江水终于强忍下割心摘肺的绞痛,强迫自己还原到平静如初的面容。

到此时,海军和空军一样,全部拼光打完了。他们尽管在数量和装备上绝对处于劣势,但是在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战争中,谁也没有畏敌如虎,而是凭借自己的赤胆忠心,在中国抗战史上谱写了一曲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

十月二十五日,中国军队全部撤出武汉三镇。

十月二十六日,波田台湾旅团从宾阳门进入武昌。

十月二十七日,第六师团的第六十联队渡江踏进汉阳。

在十月二十四日下午,武汉三镇已成为空城。偌大的战时首都,除掩护部队外,此时只剩了几个人,那就是蒋介石夫妇和他们的侍从人员。那是因为他汲取了上海、南京血的教训,早在九月底十月初就开始按计划撤出了党、政和各地方机关,疏散了百万多民众。到了二十三日基本已是空城。

到当日夜晚,蒋介石还沉浸在对“中山”舰的哀痛之中,他对“中山”舰太有感情了。此舰原名“永丰”舰。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对孙中山



的反水叛变,他立即从上海赶到广州,就在这舰上,协助中山先生苦战了五十五天。此舰和他是功不可没的。后来“永丰”改名为“中山”。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又发生了至今仍是一团迷雾的“中山舰事件”,做了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正好利用这次事件对共产党开了第一刀。在抗击日寇海军的战斗中,“中山”舰又屡建奇功。他独自坐在沙发上,往事历历在目。他能不感到痛心疾首吗?

蒋介石在珞珈山多待一分钟,守着空城的城防司令陈诚就得向外围的阵地上继续增派人马去苦苦死守。该念的经已经念完,这是白耗蜡了,急得陈诚直跳脚。他电求侍卫室主任林蔚,请其劝谏委员长早点起驾成行,林蔚回电没办法。他又电求夫人,夫人回说没有用。他再电求军令部长徐永昌,徐回电说无能为力。陈诚傻眼了,他摸不透校长究竟要等什么!

外面下起了小雨。蒋介石推开北面窗子,见到武汉三镇一片墨黑,不由重重叹息一声,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蒋夫人立在他身边,轻轻说道:“大令,你已经尽力了。”他伸出消瘦的手臂,轻轻搂住夫人肩头,涩声说道:“你是我的妻子。你说这话,是没有用的……”

她不仅仅只是他的妻子,而且是位贤内助、贤外助。作为中国第一夫人,端庄温柔中包含着许多高贵品质。她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和品节修养。在普通百姓眼中,她是人妻楷模;在军政要人眼中,她是平易近人的大姐;在众多失去亲人的孤儿眼中,她是位慈祥博爱的母亲;在许多普通士兵眼中,又是位圣洁的和平天使……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对她做了如此的评价:“她的到来,标志着对于一位妇女的承认。这位妇女靠着自己的品德和所做的贡献,在世界上取得了地位。”

陈诚急得无法可想,只好冒死电谏委员长了。蒋介石对电话冷冷说道:“我晓得了。”

到二十四日深夜,蒋介石夫妇及几个侍卫人员和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才驱车赶往机场。

机长依复恩立即发动飞机,飞机瞬间就冲上漆黑的夜空。雨天的夜空,乌云密布。飞机在上空转了几圈,始终辨明不了方向。依复恩冷静地思索了瞬间,只好如实报告了。

飞机又飞回来了。这时机场地勤人员正在工兵帮助下准备炸毁跑道,若再迟两三分钟,飞机就下不来了!机上机下人都吓出一身冷汗。

徐永昌把这惊险一幕电告了陈诚,令其继续防守到天明。机长依复恩和机械师们又把座机仔仔细细检查了一遍,并加满了油。

蒋介石一行人在休息室待了一夜。

十月二十五日凌晨四时,东方发白了,蒋介石偕同夫人及其随从再次登机。螺旋桨急速飞转起来。机长将操纵杆慢慢拉起,飞机立即昂起头,冲向灰白色的天空。

飞机围绕武汉三镇转了一圈,然后向西北凄然地稳稳飞去。陈诚仰望远去的蒋委员长,如释重负。

蒋介石飞到重庆后,周恩来将军向他转交了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函。

蒋介石立即启阅。信中有两段特别让他感到欣慰:“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余。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光明,希望无穷。……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取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为中国必须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人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

蒋介石依据字里行间分析,共产党不会在他撤离武汉问题上再做他的文章了。他收起这封友好信件,两道炯炯目光凝视着湘赣地区图。他又在考虑下一步为抗击倭寇做如何部署了。

二十六

十月二十六日,冈村接到攻克武昌的捷报,尽管汉阳尚未到手,他就急急飞到武昌。二十七日上午十点,他坐在吉普车上,率着他的骄兵悍将第六师团人马,在汉口举行了简单的入城仪式。他不想过于张扬,招摇过市,唯恐引起中国百姓更深的仇视,招来西方人士的反感和忌妒。

他对功勋卓著的第六师团恩宠倍加,竟然同意让他们驻扎进高等学府武汉大学。

攻陷九江时,冈村只让他们驻扎郊外,以防他们再把“禽兽”二字贴到天皇铁军脸上。为此,他曾听到不少怨言。这次他从心底感谢第六师团和波田旅团,使他从困境中挣扎出来,转败为胜,并且抢到头功,气死了第二军。如果再不让他们享受入城式的荣耀,那就赏罚不明了。仗还没有打完,战斗尚未结束。

第六师团何以如此“英勇善战”?说穿了也很简单。这个师团中的兵源,主要来自九州山区的猎户农夫。他们文化水平虽低,但身体素质极强,武士精神高涨,所以蛮勇凶狠,放荡不羁,就连宪兵对他们也畏惧三分。

踌躇满志的冈村春风得意。他为自己的灵活战略感到自豪。如果还死抱住既定战略,现在当然还在赣北与薛岳苦苦厮杀着。那么今天享受这一历史性荣誉的将是皇族彦王了。现在非但首先“入主关中”,而且由一〇六师团招来的耻辱经过灵活战略也自然冲淡了许多,也令“三宅坂”那些只会高谈阔论的大人先生们不得不对他重新做个公正评价。